

谍窟老魔——

毛人凤

国民党特务组织保密局的主要首脑，戴笠的亲信和继承者



特工魔王——阴毒手辣
潜伏——惊心动魄
杀军统特工活动真相
蜀密

李海生
完颜绍元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谍窟老魔——

毛人凤



国民党特务组织保密局的主要首脑，戴笠的亲信和继承者

特工魔王——阴毒手辣
暗杀潜伏——惊心动魄
揭密军统特工活动真相

李海生
完颜绍元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谍窟老魔——毛人凤/李海生,完颜绍元著. —上海:
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0
ISBN 978 - 7 - 208 - 09055 - 2

I. 谍... II. ①李...②完... III. 毛人凤(1898 ~ 1957)—
传记 IV. K827 =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29496 号

责任编辑 苏贻鸣
美术编辑 杨德鸿
封面设计 王寒漪

谍窟老魔——毛人凤

李海生 完颜绍元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 × 1000 1/16 印张 23.5 插页 4 字数 349,000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6,000

ISBN 978 - 7 - 208 - 09055 - 2/K · 1631

定价 36.00 元

目 录

第一部 附 骥 蓄 势

003 第一章 初涉人生

● 一方山水一方人 农家读书郎 “磕头虫” “小神童” 隐忍之心 “青年会”书记员 自诩人凤 考入省立一中 五四“弄潮” 寂寞小教员 不是当兵料 “代理”秘书科长 六年“蜗居”

022 第二章 投身特工

● 一拍即合 “熬资格” 少校股长 天生是块特务料 从“外藩”到“中枢” 患难显忠心

037 第三章 戴笠身上一根毛

● “黄马褂”与“江山帮” 神秘的“小人物” “代理”主任秘书 “内当家”与“新家法” 戴毛“蜜月”

054 第四章 阴毒“菩萨”

● 谦谦君子 广结善缘 慈悲为怀 “公道”与“婆心” 峥嵘偶露 “沙蟹”的哲学

071 第五章 风雨磐石

● 夜访“马半仙” 不小的“小妨碍” “第五纵队”案 唐帮办的心思 快刀斩乱麻 攻心为上 面谒蒋介石 登堂入室

090 第六章 为虎作伥

- 乌龟“毛座” 鼎力反共 曲线救国 接收急先锋 建立“肃奸会”

107 第七章 老板之死

- “双十协定” 负命出渝 戴笠抗旨 单线联系 失踪之谜 兔死狐悲

第二部 翻云覆雨

129 第八章 鬼影憧憧

- 一“国”三“公” 暗流汹涌 黄雀在后 借力打力 死人身上做文章 暗鬼惊心 成立保密局

145 第九章 新官上任三把火

- 后退一步天地宽 同道相亲 设立“两级制外勤站” 推行“特种会报”制度 成立“三有公司”

160 第十章 毛氏“王朝”

- 多事之秋 取悦领袖 左右逢源 冤家宜解 小叩大鸣 夫人缺口 以牙还牙 各个击破 唾手定乾坤

178 第十一章 反共专家

- “专业化”的另一个诠释 猖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 提高效率 千方百计 潜伏渗透 无孔不入 阴谋策反 费尽心机 武装反共 不遗余力

198 第十二章 尽忠效犬马

- 孤独除夕夜 密室召见 鹿死谁手 真假保密局 “总裁办公室”要员 唯“蒋”是尊 “换马”的警示

216 第十三章 京沪三月

- 执行“应变计划” “京沪暴动案” 申城“先行官” 总裁“卫士” 三管齐

下 群“毛”重聚首

230 第十四章 御用杀手

● 大内密杀令 夜行人霹雳索命 小鬼头屡设陷阱 下毒人战战兢兢 “皮箱客”弄险折兵 恶杀手枪弹无情

245 第十五章 退守西南

● 大西南计划 七月重庆行 “真假”余波 “九·九整肃” 蒋、卢相会 逼“鸭子”上架

261 第十六章 霜刃血泥

● “四大任务” 杨虎城之死 腥风血雨 欲杀难休 成都大屠杀 幻灭与疯狂

276 第十七章 最后的挣扎

● 布置大破坏 死城废墟 重整残旅 小转移 三鼓而竭 不祥之兆 永别大陆

第三部 老魔残日

293 第十八章 困兽犹斗

● 孤岛冷月 武装暴乱 轰炸与爆破 刺杀中共领导人 惨重的代价

309 第十九章 整肃涡流

● 复职伊始 保密防谍 杀陈仪“镇压人心” “中原王”焦头烂额 “西北王”一落千丈 斗转星移

321 第二十章 颠覆暗战

● 迎接“反攻” 总体游击战 全面渗透 “大陆工作”

333 第二十一章 老马识途

- “美援”带来的烦心事 居“闲”不闲 “烧身”自省 紧随“主流”

346 第二十二章 无冕特工王

- 郑介民“削藩” 功在名外 “克什米尔公主”号事件 “孙立人事件” 水命归阴

365 主要参考资料

367 后记

第一部

附 驥 蓄 勢



5

5

5

5

5

5

5

第一章 初 涉 人 生

一方山水一方人

钱塘江是浙江省内最大的河流，全长 400 公里，滋润着 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从入海口远眺，江水清澈，与天一色，浩浩淼淼，蔚为壮观。殊不知景象宏大，源于涓滴：溯流而上，来到皖赣交界的怀玉山脉，那一股股顺着坡势潺潺流下的小溪毫不起眼，五岁的孩童光着脚板就能蹚过。然而，再往东绵延数百里，经过沿途不断地接纳由黄山上淌下来的横江、富资之水，穿过翠绿的丛山峡谷，于浙西汇聚而成大泊，气象不凡。五代时，吴越在此置江山县治，这个钱塘江上游的第一大泊，就有了个响亮的名字——江山港。

江山港因依附于江山县成名，江山县则得缘于江郎山，江郎山高 800 多米，原名金纯山，当地人也有叫它三爿石的。相传古代时，有江氏兄弟三人登山访仙，得道后“臭皮囊”化为巨石。自此，三座拔地如笋、直插云天的石峰便成了远近闻名的胜景。南宋时，词人辛弃疾途经此地，目睹奇观，不胜惊羨，兴笔作诗云：“三峰一人青如削，卓立千寻不可攀。正直相扶无倚傍，撑持天地与人看。”词人借咏大自然的神工鬼斧，表达了充溢于胸际的刚正之气。

如果说胜景激壮志是一种胸臆造化的话，那么地灵育人杰则是一段墨写的历史。江郎山之灵，够得上“青山耸翠，秀水长流”这八个字；江山人之杰，也够得上“精英荟萃，人才辈出”这八个字。先说文才，有北宋词坛名家毛开、毛滂，有南宋文字学宗师毛晃、毛居正，明代刑名学家毛恺，以及民国著名女教育家毛彦文、国学大师毛子水等等。再说武才，有北宋时立功边陲的毛渐，战过方腊的毛橐。南宋时，有抗击元兵的毛附凤，及至清代，还出了个远征黔川出名的毛秉刚。

说来也蹊跷，江山县秉承的本是江氏兄弟的仙缘，但真正得着灵气的倒是毛



中国现代史上两个顶尖的特工王——戴笠与毛人凤，都是衢州江山人。

姓一族。且不说毛氏列祖列宗朱紫连缀的庇荫福佑，只看那瓜瓞绵绵的后嗣兴旺，走遍江山县境，也难找得出能与之匹敌的。有人掐指数了一数，弹丸大的地方，前前后后排列着供子孙合祭祖先的毛氏宗祠就有数十处之多，总堂号都叫“西河”，意思是源出一脉。

旧中国，宗法原则备受推崇，由其出发，平生遇事，大多可以随俗，唯独待祖宗必须尽心尽力。这种行为取向落在江山，大凡毛姓一族，哪怕穷得叮当乱响，只要不辱没祖宗，未必会遭人白眼。其间，最得体的选择就是送一个孩子上学，将来金榜题名，弄个墨绶金印的威风，从此便可昂首做人了。

或许是聆听苦发愤、贱而贵，穷出山、富还乡的遗训太多，江山毛家门里当父母的，都把读书求进取的传统当成了一种耀祖光宗的责任。一方山水育一方人，即便穷人家的孩童在这里也多有了做读书郎的福分。

农家读书郎

清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，毛人凤出生在江山县吴村乡水晶山底一户种田人家。照谱系排定，父亲给他取名“善馥”。毛善馥有四个哥哥，老大善安，老二

善庆,老三善国,老四善富,这以后又有了六弟善高,即毛万里。

俗话说: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”穷人家忙完了生计图发展,毛善馥呱呱坠地不久,他们家正值境况转变的当口。四个哥哥大多从张嘴吃饭的娃娃,长成了能帮父亲料理农活的劳力,家里佃耕的土地面积也就不断地扩大,到了老六善高出生时,粮囤里趴了十几担积谷。于是,毛家父母就开始考虑耀祖光宗的责任,决计把六岁的善馥送进学堂。

“老五身胚小,人又瘦,看样子不是干力气活的命。”当父亲的先向老大、老二作解释,他明白这两个儿子的心思,一味指望着卖掉积谷好娶娘子。“你们的事,等两年再说吧。”父亲说完,闭上眼睛,捧着烟杆,滋滋地嘬着,摆出了一副不容分说的样子。老大、老二蔫了,嘟囔着嘴走出了堂屋。接着,父亲又把老三、老四叫来,半哄半压地说:“阿爸请算命先生看过了,你们兄弟六个,老五的八字最好,所以阿爸先供他读书。等他发迹后,再叫他帮衬你们。”老三、老四年龄尚小,对父亲发话不敢犟嘴,心里却把老五的福分羡慕到了极处。

就这样,毛善馥换上母亲给他缝好的小蓝衫,挎上书篮,颠颠地跟在父亲身后去拜先生了,一路上父亲的言语不多,说来说去就是穷人家读书不易,不好好用功对不起祖宗之类的话。小善馥一下子理解不了太多,却知道哥哥弟弟让了自己,难得的事一定要倍加珍惜才是。

毛善馥启蒙的学堂是吴村乡的一家乡塾,有三间土砖屋子,其中的两间用作先生和师母的卧室和灶房,剩下的一间当教室,十来个年龄不等的学生挤在里面,他们大半姓毛,先生也姓毛,按辈分算,应是毛善馥的叔祖父。因此,毛善馥的进学礼节要复杂一些,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行一跪三叩首礼,接下来向叔祖父行族礼、拜师礼,最后还要去先生房里向师娘行侄孙谒叔祖母礼。难为他一个六岁的村童,貌似木讷,却用心着哩,早把这等礼节熟记于胸,临场使来,毫无差池,喜得先生啧啧称赞,逢人便夸善馥是个“知书达礼的种子”,还要两个不喜安分的大同学多学学善馥的样子,挤兑得捣蛋鬼们当面装着恭敬,背过脸去却挤眉弄眼地嘲讽善馥,并送他一个绰号叫“磕头虫”。

毛善馥听到“磕头虫”的绰号,知道同学们骂他是马屁精、臭奴才,心里好生别扭。但囿于家境的贫困,父母厚重的寄托,以及天生孱弱的躯体,他从小就认

准了一个“忍”字诀。因为他没有明争的资本,也没有抵御侵害的能力,唯一的法宝就是静默地忍耐等待,以求在韧性与退守的维护下,把伤害减到最小,尽可能多地获取。如果说得幸入学是这一性格初尝胜果的起端,那么涉世的磨炼却是从当“磕头虫”开始的。

“磕头虫”

一般乡塾的启蒙课本大多是《三字经》之类,先生用以教授的方法也大同小异。每天开课,学生们捧着线装书本,先生领读一句,学生跟着读一句,字音差不多念准了,就摇头晃脑地往下背诵。

跟毛善余差不多同年出生、同时入学的周启祥(江山县吴村乡青塘尾人,与毛人凤算是小同乡中的小同乡),脑瓜子好使,没花多少时间就把《三字经》背得烂熟。毛善余相对钝拙一些,一天只能记三行,同样博得了先生的喜欢。原因是功夫在书外,他比周启祥更懂得如何遂先生的心意,尤其是取悦于先生也惧怕三分的师母。平时,先生常被乡里举办婚丧事务的人家请去帮忙,写应酬文字。临出门时,他照例把作业布置下来,指定该念的诗文,随后再暗中托付师母代为监督。师母要管孩子,又要操持家务,所谓监督,大不了就是走到教室外朝里探探头,看看哪个怠惰,哪个勤勉。每次观察,总发现十几个小猢猻中,唯独毛善余屁股坐得最牢,埋头在那里用功。他偶尔抬头发现师母站在窗外或门口,必定要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行礼,还问“阿娘”有啥事要吩咐的,有啥要帮忙的,话音不响,听得师母心里甜滋滋的。先生一回家,问起学生的情况,师母少不了要对善余多夸几句,虽说考较课时,善余不如周启祥等背得快,但记住的,决无差错。先生本来就赞赏恭敬敦厚、沉稳勤勉的品性,再加上师母美誉的余音犹响,反过来说这才是“大器晚成”,恼得满心想显摆的周启祥慨叹不迭。

再往后,碰到先生、师母一块儿出门,“学监”的担子,索性交给了善余来挑。这时,周启祥和其他一些同学,正愁平时憋着的一肚子不服没地方发泄,有此良机便一个个跑过来挑衅撩拨,甚至仗着人多势众欺侮善余。面对种种羞辱,小善

馥口里不说,心里明白,这叫得之东隅,失之桑榆,自己受先生恩宠,无形中就成了大家对先生不满的靶子。然而,好一个善馥,别看他年纪小,琢磨事已懂得了审时度势。傍晚,先生、师母回来,问起情况,小善馥谁的恶状也不告,倒是乡塾的邻居们看不下去,说了公道话,气得先生抓起板子要打捣蛋鬼们的手心。这时,小善馥又出头替大家遮盖,说了许多自己的不是。先生是见过世面的人,以为孩子的用心“仁厚”,一感动就放过了那几个捣蛋鬼。这样一来,捣蛋鬼们和小善馥相继成了好朋友,“磕头虫”的绰号慢慢地也听不到有人叫了。倒是大人们啧啧不已,当着先生的面说善馥人小鬼大,表面上看有点儿木讷,其实“世故”得很。先生爱其所爱,自然忙着袒护,笑咪咪地说:“世事通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。论读书,善馥比起启祥他们欠点颖悟,但论处世做事,我看他出息大着哩!”

“小神童”

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秋天,正当毛善馥把“不读万卷书,安得见君王”、“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”的旧训嚼得滋滋入味时,县衙门里突然来人宣读圣旨,说是:“着自丙午科为始,所有乡、会试一律停止,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。”原本满心希望在科举上搏个出身的毛家父母,一下子傻了眼,失望之际,硬把毛善馥从学堂里带回家来。道理很简单:读书没了进取,再花那银子干啥?这时,老大、老二已成家分开单过,家里短了劳力,活脱脱的一个儿子,总不能晾在书篮里干晒吧。父亲的主意定了,善馥不敢执拗,离学堂时,倒是先生不忍舍弃,千叮咛,万嘱咐,要小善馥好自为之,千万别把学业荒废了。

其实,没有先生的关照,毛善馥也会好自为之,几年的乡塾没有白读,学了诗文长了心,十岁的村童,眼界瞄上了高台阶。眼下,无奈归农,造化随缘,到时候少了本事怨谁?为此,小善馥狠下了决心,白天农活再累,晚上仍是自学不辍;没有先生点拨,就把习过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反复嚼上几遍,读得烂熟于胸。与此同时,足以自矜的,就是习字,几年用功下来,一笔正楷写得端庄工整,同族中不少

进过县学的老廪生看了都夸赞不已。

旧时里衡量读书人，一手字是门面，字写得好，不露诗文就讨了口彩。更何况乡下人，见着廪生们夸赞，也跟着叫好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毛善馥便得了“神童”的美誉，不知不觉地竟引出了一门“倒贴”的亲事。姑娘出自江山礼贤乡的一户小康人家，姓姜名春梅，论品貌都不错，只是比善馥早生了两年。姜姑娘的父亲轻财重才，见了毛善馥的一手好字，认定这娃儿大器，便托人传话，说是只要放过定礼，姜家愿意每年贴一担米供未来的女婿继续读书。

这种人财两得的好事，打着灯笼也难找，毛家怎会拒绝。于是，一应程序快马加鞭，不过月余，年方十三岁的毛善馥由父母做主和春梅姑娘订了亲。举行仪式的那天，老六善高一边喝着糖茶，一边琢磨着，倏地恍然大悟，原来读过书的娃儿讨娘子容易，回过头来瞟着父亲直嚷：“我也要上学堂！”最后得到的是一记巴掌。

隐忍之心

宣统三年(1911年)初秋，在老丈人的资助下，毛善馥考进了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堂。这所学校是按照张之洞等朝廷大臣们拟定的《奏定学堂章程》设立的。规定只收五年制的初等小学堂毕业生，相比当年的乡塾，自然是桌子压凳子，高了一截。

毛善馥初辞稼穡，又闻墨香，重新琢磨断弦再续的从学生涯，不争不抢，否极泰来，又一次尝到了忍耐等待、随缘而成的好处。再说新地陌路，无依无靠，他更把沉稳自抑、不露机锋的退守功夫把持得紧了。堂堂一个文溪高小，从上到下，没有不说善馥谦谨敦厚的。

然而，善馥这时的心灵正经受着两重世界的煎熬。白天，他恭敬处事，不为忤逆，仿佛匍匐在别人的世界里。夜里遐思无限，心志张扬，如同驰骋在自主的世界里，忽而高仰，忽而低俯，现实梦境，亦真亦幻，从中心理固然得到了调适，心机却变得超乎寻常的深邃与不可捉摸。当时，文溪高小曾发生过一桩

震惊学堂内外的事,详述前因后果,倒很能解读毛善馥这个时期的性格。

当时,和毛善馥一起考进文溪高小的,还有姜春梅娘家的内亲王莆臣,他比善馥小五岁,称善馥为“五哥”。他的父亲是个郎中,在城关镇开诊所,相比其他的一些同学,王的手头要宽裕一些,为此就成了一些高年级学生时常勒索的对象,特别是那几个不成器的乡绅子弟,入学就是仗着老子走动县学教谕的门路成就的,平时不好好念书,常常溜出学堂,在外干一些吃喝嫖赌的肮脏勾当,钱不够花了,便敲同学的竹杠。王莆臣年幼力单,在他们眼里就像随意拿捏的羔羊。面对如此蛮横的强取豪夺,当“五哥”的善馥不能不拿出点当哥的模样来。但“忍辱”惯了他的他,出头不敢强项,只会打躬作揖讲好话,这几个小恶棍哪里会吃这一套?听得不耐烦了,索性连带着把毛善馥也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。

小恶棍逞过威风,扬长而去,毛善馥一声不吭,领着哭哭啼啼的王莆臣回到了寝室,好言抚慰,哄得小弟睡着了以后,方开始倾倒心中的怨毒。他独自盘算了好一阵,想起个人来,那就是早自己一年进文溪高小念书的周启祥(这时已改名为周念行),于是拔足狂奔,半夜里敲开了周寄宿的学生寝室的大门。周念行披上衣服走到门外,两人嘀咕了半天。

几天后的一个早晨,学堂里早起打扫院子的役夫在东墙根发现了这几个小恶棍:一个个被布条蒙着眼睛,堵住口,手足并捆,像赤豆粽子一般堆在泥地上。解开衣服一看,浑身上下都是伤痕,抬到家里,足足躺了四五天才可下地。学堂监督找他们一问,说是夜里睡不着觉,便去东墙根处练体操,没想到这里伏了伙强人,不等他们叫出声,便扑将过来,整治成了“粽子”模样。

学监听着没头没绪的讲述,明白是这几个宝贝在外惹祸遭了报应。但碍于受过他们老子好处的情分,自然要装模作样地来一番“缉凶”,结果闹腾了半月有余,也没人提供线索,便打算偃旗息鼓。那几个挨揍的“宝贝”怎肯甘休,搜索枯肠,忽然想到了出事前榨过毛善馥、王莆臣那一节事,便跑到学监那里揭发。学监一边听,一边摇头,这怎么可能呢?一个是全学堂年龄最小的娃儿,一个是全学堂闻名的敦厚“君子”。于是,履行公事般地把毛善馥、王莆臣叫来,轻描淡写地查问了一下。年小的战战兢兢,敦厚的一脸中肯,结果自然是毫无所获。最

后,学监自认晦气,一面托人说情,一面备了厚礼,亲自去那几个小子家里赔不是,这才把事情平息了下去。

谁知,学监还真看走了眼,策划这事件的主谋,恰恰是貌相恂恂的毛善馥。原来,那晚他和周念行嘀咕了半天,目的就是求助。周一听,便说我有个要好的同学戴微兰(戴笠在文溪高小时的学名),仙霞乡人,最爱打抱不平,何不请他帮忙。于是,周念行从中联络,约好了两人见面的时间。一照脸,互通年庚家谱,真是世界太小,燕雀又拱到了一个窠里。原来,毛善馥和戴微兰不但是同年同乡,而且还有着另一层特殊关系,即戴在乡塾的启蒙先生毛逢工,也是毛善馥的本家伯父。接下来,场面好不热乎,帮忙的事戴微兰满口应允。他不像毛善馥惯处弱势,从小就是个作威作福的孩子王,张手便呼来了一群不安分的朋友。毛善馥赶忙制止,以为要办的那几个家伙,老子都是本地的势力人物,明刀明枪,到头来大家一起倒霉。不如风高月黑,不露声色地搞一下,让他们瞎猫逮不住活耗子,明吃亏一趟。于是,连日策划如何觅踪,如何埋伏,如何动手,布置得环环相扣,果然一举成功。

事后,戴微兰对毛善馥深藏不露、工于心计的隐忍功夫十分赞赏;毛善馥则对戴微兰敢作敢为的胆魄与强悍粗豪的性格钦佩不已,总觉得和他在一起,自抑的积郁得以一吐为快,弯曲的脊柱终可挺直,干什么事都会充满信心。或许就是这种互补的心灵磁力,使得许多可望而不可得的东西变成现实,戴微兰很快也成了最能吸引毛善馥的人。

这在以后的岁月里,表现得更加充分。

“青年会”书记员

1912年元旦,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,一番号令,万象更新,等到学生们度完寒假,重返文溪高小时,学堂已按照新政府教育部颁布的《普通教育暂行办法》的规定,改称为“学校”了,那个学监也有了新名,叫“校长”。然而,对学生们影响最大的,还是教育法令宣布对前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的废止,初小、高小